

编辑 邱海泉 于淼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592 Email:zzrbzbf@163.com

文化杂谈

读书对联谈

曹一凡

在一年一度的读书节来到时,我想起了明代文学家、书画家徐渭写的一副奇妙的读书对联:

好读书不好读书 好读书不好读书

读者看了这副对联,会感到我抄错了,上联与下联完全相同,算什么对联。不,我没有抄错。这副对联是非同一般的特殊对联,妙就妙在联中四字“好”字的读音上。上联应读成“好(hǎo)读书不好(hào)读书”,意为有好条件读书的人,都有些人不好读书;下联应读成“好(hào)读书不好(hǎo)读书”,意为有不少爱好读书的人,却没有好的读书条件(如书价太贵、没有时间、环境不好等),读书有不少困难。徐渭当年撰写这副奇联,并非搞文字游戏,而是富有深意。

这副奇联生动有趣地描绘出了一种关于读书的社会现象。遥想古代人读书的条件,远不如现代优越。书是写或刻在笨重繁多的竹片上的,读“五车书”何等不易;后来写在布帛上,读起来也不省事。那时没有发明电灯,爱读书的人,夜晚只好靠“囊萤”、“映雪”、“追月”和“凿壁偷光”而读书,何等辛苦。古代印刷条件差,书籍奇缺,爱读书的人无奈之下,只有借书、抄书。条件虽然不好,许多古人还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攻读。我们幸生活在现代,读书的条件比古人优越千万倍,可是有不少人却不爱好好读书,岂不值得深思!

“每闻善事先喜,得见奇书手自抄。”这是明代江南才子祝枝山的读书乐。

“明月同行如故友,异书难得比高官。”清代诗人、书法家何绍基认为,能读到稀有的好书可与做了高官相比。

现代作家、诗人郭沫若曾给邹韬奋图书馆写过这样的对联:“韬略终须建新国,奋飞还得读良书。”

关于读书的对联还有不少,如“欲知千古事,须读五车书”、“养心莫若寡欲,至乐无如读书”、“书到用时方恨少,事非经过不知难”、“得好友来如对月,有奇书读胜看花”、“好书悟后三更月,良友来时四座春”、“无情岁月增中减,有益诗书苦香甜”等,这些富有哲理的读书联,大可为座右铭时刻勉励自己奋发上进。



雷锋(国画)

黄河人

郑地风物

荥阳柿树的传说(三)

朱永忠 卢玉根

据荥阳人士李先生讲:清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八国联军侵占北京,慈禧挟光绪逃到陕西。第二年八月回銮路过荥阳,知县率领三班六房、举人秀才、乡绅和百姓出城十里跪迎圣驾。慈禧坐了半天的轿,有点饥渴,问听说荥阳地杰人灵,物产丰富,不知准备有啥好吃的?知县一听沉思片刻,磕头道:“臣罪该万死,接驾仓促,未带食品,请圣驾到行宫用膳。”慈禧不悦地说:“皇上早就饿了,行宫那么远,猴年马月才能到啊!”知县闻言作了难。慈禧指着路旁一棵树问,那上边黄澄澄的像灯笼似的是啥水果?知县暗示衙役速到农家找柿饼,急忙回奏道那是柿子,并介绍说,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还没当皇帝时,曾饿倒在敝县,几个柿子救了他的命。他登基后,封荥阳柿树为“傲霜侯”。柿子熟后可好吃了,甜似蜜,又顶饿又解渴。正说时,衙役从农家找来几个溲柿,用盘子托着递给知县,知县捧到头顶呈给慈禧。慈禧急不可待地抓起一个就啃,边吃边夸奖说:“果然好吃,怪不得朱洪武封其为傲霜侯呢。”知县趁机奏道,臣派人精选一批上等柿子送到京城,让太后老佛爷和圣上每天都有柿子吃,慈禧满意地连说好好,从此荥阳的柿子成了贡品。

次日,慈禧来到汜水,见树上挂满了又大又黄的柿子,高兴地对知县说:“这东西好吃,爱卿给哀家摘几个吃。”知县派人摘了几个又大又黄的柿子呈给慈禧,慈禧咬了一口,涩得她五官挪位,边吐边骂,什么东西难吃极了!扔到路上也没人拾。知县趁机说,这么难吃的东西州里还让百姓纳税。慈禧对随驾的知州说:“汜水的柿子以后不用纳税了。”从此,汜水的柿农就不再交税了。

新书架

《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社会》

余向丽

本书梳理了从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到2000年百年来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历史:在义和团的刀戈与八国联军的炮火中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后,基督教开始了对自身全面的反省与改革,动荡中迎来机遇,开启了基督教传华的“黄金时代”。随着1922年兴起的一场反对基督教的运动——非基督教运动,基督教在华传播遭遇挫折,教会人士经过反思逐渐认识到,基督教被视为一种西方的宗教,不能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,是导致中国社会排教的重要原因。于是促进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。1937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,无论对中国社会还是基督教都会是一场真正的劫难,中国基督教遭遇巨大的挫折。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,西方教会体制下的中国基督教传教运动终结,中国基督教开始了一个新的乐章。20世纪的中国基督教有过辉煌的发展历史,也经历过种种挫折与坎坷,最终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走向了新生。

车子里的小两口刚把车打着准备走,顾晓璐忽然从后视镜里看到爸爸拎着根擀面杖追来了,吓了一跳,说:“坏了!赶紧走,我爸追来了!”

感情这老老子这是要拼命啊!欧阳剑赶忙抹着方向盘,准备夺路而走之时,“咣当”一声,突然前面冒出个人来,直接趴在机器盖子上,吓了欧阳剑一跳,赶紧刹车。

任大伟趴在车盖子上,捶着挡风玻璃,“晓璐!你不能跟他走啊!”车里两人见此情景,是既好气又好笑。气喘吁吁的顾爸爸已经三步两步追了上来,伸手就拉车门,晓璐眼疾手快,赶忙把门锁住。

“顾晓璐!你给我下来,今儿你哪儿也别想去!下车!”老小子用擀面杖敲着玻璃叫着。此时,小区里吃完晚饭遛弯儿的人们,都被吸引到这儿来看热闹了,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,这车算是搁浅了。

见这种情况,顾晓璐是彻底无奈了,就干脆一抱手坐在里面,不理不顾。欧阳剑则有点傻眼了,这阵仗,他长这么大还没见过。

“你再不下来,我砸玻璃了!”

散文

槐花堤

苏连硕

环湖一溜长堤,有多少里,不知道。是什么树,也没注意。奔那里去,就是为欣赏湖上风光的。

立夏这天,中午不知怎样的鬼使神差,竟在吃过午饭后,没有像往常那样午睡,拎着沏好茶的保温杯,兴致勃勃地奔湖畔去了。

打老远,就闻到缕缕淡淡扑鼻的清香,好爽快。不由加快了脚步。近堤,愈香;仰视,竟是槐花开了。在大城市中心居住,没怎么看到这种花了,真是久违了,我的槐花。幼儿的记忆,乡土的记忆,淡美的记忆,馨香的记忆,柔情的记忆。

应时开放的槐花是献给火热立夏的礼物么?

上得堤来,情不自禁地贪婪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坐于湖畔草坡,倚靠槐树,背后恰有些深深硬硬的纹理,正好有一种按摩的感觉。多么舒适的选择呀,眼前是浩瀚宏阔的水面,微风吹拂,叮叮咚咚地响,时有银鲢红鲤跃出水面,待听到拨楞拨楞声音,鱼儿早就没影了。只有盯着水面,无意间银白红紫的瞬间闪亮,才知道跃出的锦鳞有多漂亮。左右两旁都有沉甸甸香喷喷的槐花颤颤巍巍地拂曳,不用手触,就足足地感到亲近了。

上身晒不着,下肢却晒得好暖。

浪花朵朵,朵朵浪花;槐花串串,串串槐花。洁白与碧绿相亲,清香与水腥相融,洁白复洁白,晶莹复晶莹,该是多么诱人、动人。

坐得累了,就沿湖边走,边走边吟。我特意量了量脚与水的距离,不过尺许。一是我愿与湖离得亲近些,一是这坡满是石块铺成,愈靠水边愈平缓,所以不用担心滑溜到水中。可是这样地走,却又离槐树远了。浪花与槐花不可得兼,就得上得岸来,在堤上行。堤上走着走着,就又渴望着到湖边漫步,便又下去溯水而行,这样地走了一程,就又想靠着树的滋味,便又坐下来背靠槐树席地而坐:水天一色,鱼或翔于浅底,或跃出水波,槐花浪花呼应,此乐何极!就这么三番五次地循环变换姿态,尽享这无边的翠绿,无边的馨香,无边的涟漪,无边的诗情画意,无边的遐想联翩……

坐有坐的妙处,行有行的长处——贴水而行贴水而行的情趣,堤上徜徉有堤上徜徉的惬意。既是对大自然的尊重,也是对自己的尊重。大自然将机遇给了我,我珍惜这难得的机遇,尽情投入地体验、感悟、享受。无论湖边,无论堤上,无论静坐,无论缓步,都只觉得安恬、静谧、熨帖。这空间虽然只我一人,却没有丝毫的迷惘、困惑、惆怅、孤独,我只身投入

自然怀抱,自然融入我的情怀。进与退,得与失,宠与辱,似乎都离我而去矣,只是天然、自然、本真与天地浑成相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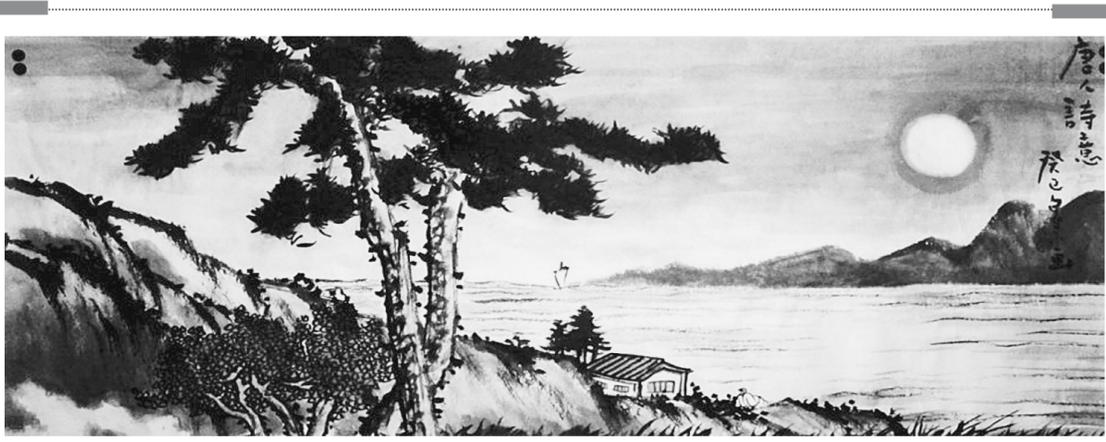
堤两侧满是枝杈交错的槐了,树冠、树胸、树身,也便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浅黄浅白晶莹温馨的花了。大都绽开了,部分还在被苞含拢着。我将那沉甸甸的嘟噜噜的花棒在胸前捧在额前捧在鼻前,端详,观赏,静闻,轻吻,甜腻腻的香,凉兮兮的爽,真是一种难得的满足,一种天赐的慰藉。

我又进一步地贴近树干,深深浅浅的皴,朴朴实实的纹,记录着风雨沧桑,饱蕴着坚韧刚毅。

素洁、朴实,就能打动人,诱惑人,何须妖艳、浮华、纨绔?只觉得这空间,丰富、净化了我的肺腑、头脑与心灵。清洁、清白、清淡、清静、清丽,是我的“爱的罗曼曲”。

渴望定格于这堤槐这堤的风景中。没有奢望,只要有这样的一道堤,一排树,一泓水,一坡草,足矣,慰矣。

归来,我掐了两枝槐花,赠予久不出门的望百老母和花甲妻子,妻子将其分插于两只精致的放了水的花瓶里,然后舒心地分放在老母和我们的床头,但见额角嘴角深深浅浅的皱纹,也都像槐花一样舒舒朗朗地绽开了。



唐人诗意图(国画)

陈泉永

小说

豆腐缘

曹世忠

两个人互相体贴,知冷知热,相濡以沫。“叔,叔——”库哥从早到晚豆腐,身子骨累得简直要散架;然而,只要一听到秀嫂的那两儿一女长一声短一声的亲切呼唤,那心便像吃了蜜一样甜。亲的打不断,不亲续不上。那孩子毕竟不是自己的骨血。眼下自己还能干,要是到了六十或七十以后,卧床不起咋办?到了夜深人静时,他便不由得想起了心事。秀嫂看出来了,就算着日子和库哥耕耘,想再生个胖胖的儿子,两年了,可还是颗粒不收。秀嫂说,咱去抱养一个吧?我情愿受点累,养大了你旁边也好有人照应。

算了,多抱个孩子多个负担。俺不怕。眼前的三个只要待得好,怕啥?石头也会暖热,猫狗还识温存哩。秀嫂点破了这层窗户纸,库哥倒有点不好意思了。秀嫂的眼眶也潮了。咱活着在一起,百年后也埋在……

库哥知道秀嫂想说什么,连忙打断她的话:你,别说。那样我还能对得起地下的大哥吗?

光阴似箭。转眼间,库哥来到槐树村已经十年过去了。他和秀嫂用磨豆腐、种庄稼

挣的钱盖了房,给两个儿子都娶了媳妇,又有了孙子,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天有不测风云。那天秀嫂去赶集,被一辆摩托给撞了,连忙往医院送,抢救了两个小时还是咽了气。库哥哭成了泪人。一夜之间,他显得苍老多了,满头白发像落了一层霜似的。他把秀嫂送到地里,又亲自往坟头上添了几锨新土。回到家,库哥把自己的铺盖卷儿包好,背上要走时被两儿一女拦住了。叔,是嫌俺待你不好?不是。不是这,那因为啥?是你们都成家立业了,我也算了结一桩心事……

爹,你不能走。你这一走,俺都成啥人了?你就忍心让街坊邻居揭断俺们的脊梁骨不是?见库哥还是执意要走,两儿一女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把“叔”的称呼都改成“爹”了。几个人跪在地上不起来,直到库哥答应留下来。

后来库哥脑出血,成了植物人,两儿一女床前床后,端吃端喝伺候了八年。去世的时候,又披麻戴孝把他送到坟上,和秀嫂合葬在一起,还特意在坟头栽了一棵苦楝树。去年清明节我回家扫墓,见坟头的那棵苦楝树已经合抱粗了,枝干斑斑驳驳,椭圆形的叶儿飘舞绿翠,米粒似的槐花散发出浓郁的芬芳……

这个故事是本家的一个爷爷告诉我的,末尾,他问,你知道秀嫂是谁吗?

我说,不知道。

他哈哈大笑,真是傻瓜,她是你的奶妈!

西岭观感(外一首)

李绍光

云海波涛涌, 小船浪中行, 层峦绕银带, 冷杉披素练。 山间四季青, 低阳吻诸峰。 天工造仙物, 游人叹奇景。

观云台大瀑布

神斧造仙山, 翠珠缀四环, 一束清流天上来, 白云悠悠常做伴。 泻落一万八千里, 玉液聚深潭。 云台大瀑甲天下, 游客惊奇叹!



境由心造(书法)

崔向前

连载



闹得正凶,不让他把火儿宣出来,万一一口气上不来栽那儿,你就不成罪魁祸首了吗? “这么说,我还得谢谢你了?”“阴阳剑也学着阴阳怪气的调调说。“不客气,不客气!”任大伟摆摆

着闺女往自家的楼道走去。他知道依靠群众的力量能拦住车,但是家丑不可外扬,拉到了还是回自个儿家里去关起门来解决。

顾晓璐被老爸爸拖着一步三回头,欧阳剑焦急地伸着脖子望着,突然,溜了一个人进来,“咣当”一声把车门关上了,是任大伟。欧阳剑还发着愣呢,任大伟自顾自地摇下车窗,对外面围观的群众挥手,说:“没事儿了,没事儿了,都散了,该干吗干吗去啊。”

“你……”欧阳剑一脸疑惑,“你这是?”

任大伟没接茬,瞧了瞧他的嘴角,竟然关切地问:“疼不疼啊?要不要去医院看看?您这岁数可禁不起折腾。”

欧阳剑早见识过对方的阴阳怪气了,这会儿心里还担心着顾晓璐,眼睛又瞅向窗外,有点不耐烦地说:“你想干什么就直接说,用不着套磁。”

任大伟依然一副嬉皮笑脸模样,说:“嘿,大教授您还真生气了呵?这事儿闹的,你可千万别误会,我真是为您着想,我那老丈人杆子闹更年期

手说,“我给顾家老爷子当了十小年的女婿了,他那腿没人比我把得清楚!你也别觉得丢脸,头回上门被打出去很正常,我当年也是。”

头回见面一直在给自己使绊子的任大伟嘴里突然冒出这番话,让欧阳剑有些意外。

任大伟把座椅调整了一下,身子往后一靠,叹了口气,说:“哎,那时候生意还没做到这么大,有啥没啥……对了,你这教授跟院长是一个级别的吧?”

“教授是职称,院长是行政职务,不是一码事儿。”欧阳剑有点儿蒙,看着对方,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他顿了顿,还是没底儿,接着说:“其实我跟晓璐——”

“你们这当教授的也不少赚吧?德高望重的,还能出去讲个课赚个私活儿什么的,我看你这车不错,自己买的还是学校配的?”任大伟压根儿就没听他说话,刚张嘴就用一堆让人莫名其妙的问号给欧阳剑岔断了。

“自己买的。”欧阳剑依然耐着性子想把话往自己关心的上面拐,“我的意思是,我跟晓璐——”

万吧?没想到你这年纪的人还挺追求速度感。对了,你们家住哪儿房子?不是到了教授级别单位就得分房子了?哎,能分多大的啊?”任大伟无视他的打岔,只顾着问自己的问题。

欧阳剑张了张嘴,放弃了想抢话头的想法,索性也往椅子上一靠,答道:“学校附近,一百五十平。”

“哎!”任大伟一下坐了起来,边掰着指头边说,“那算学区房了啊,地段还不错嘛,市价怎么也得六万一平,一百五乘以六,五六三十一六得六……行啊,九百多万呢!”

云里雾里的欧阳剑说:“你跟我这查户口呢?”

对方终于接了他的话了:“嘿!不应该吗?我不了解清楚,回头怎么帮你在这老丈人面前说好话啊?你这人怎么不通情理啊!”

这话一下下刺激到欧阳剑了,“霍”地坐了起来,言辞激烈地说:“你别想得这么庸俗不行?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,不是认真的我也不会求婚,而且她也答应了。”